

· 中国当代
作家选集
丛书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世旭

CHEN SHI XU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陈旭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世旭/陈世旭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2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1726-6

I. 陈…

II. 陈…

III. ①当代文学-中国-选集②陈世旭-文集

IV. 1217.2

责任编辑:陶良华 高贤均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1/32 14 $\frac{3}{8}$ 印张 4 插页 332 千字

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定价 8.75 元



作 者 像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二重奏：文学与人

（代自序）

—

曾经有一位从事文论研究的朋友给我来信，说他们的 Salon 认为文学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应该重新界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

我不认为这种探讨是没有意义的。但我又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理解这探讨的意义的：即这也是一种生活。每个人都在生存空间里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寻找自己的生活。

生存空间很大。给每个人都提供了足够的范围。

这同时也就是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理解：文学是一种生活。同伟大的政治家的工作和平凡的清洁工的劳动一样是一种生活，一种生存活动。

我对我从事文学活动的自信，就建立在这种认识上面。

我写作。写各种亲见的、耳闻的和纯粹是想象的关于各种人的遭际故事，用一种尽可能能为更多人接受的语言方式把这些故事传达给更多的人，使他们多少添一些生活的热情。如此而已。

我喜欢老庄孔孟，也喜欢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喜欢京剧、鞭炮和锣鼓，也喜欢贝多芬、莫扎特、吉他、迪斯科和摇滚乐；喜欢《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也喜欢

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吹口哨；我喜欢作饱学状、深思状、庄重状、激昂状、谦虚状，也喜欢喝醉酒、卖弄、吹嘘、恶作剧、吵架和挖苦人，甚至难免粗话。

我自然最喜欢写作。

写作是一种生活。我热爱生活，因此热爱写作。如果说在此之外还有什么愿望，那就是，我希望经过我的写作，使别人也热爱生活。

生活着是多么好。“生活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何其芳）。

人有思维，迄今为止的科学结论仍没有否认这是人优于一切生物的地方。人却又被思维所苦，聪明反被聪明累。人总想对世界、对自己的生存加以抽象，加以规范，以至于为自己作出的种种定义所困扰。黑格尔穿着千里鞋一下跳过了一千年的中世纪理论的黑暗，自己却又呕心沥血地建造起一个理论的金字塔。到头来却被人发现，这个神圣的金字塔竟是颠倒的。佛经自入中国，日益被无数伟大的和尚（佛教中的和尚意即导师）弄得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一个不识字的樵夫（慧能）的一篇偈语，却使多少充斥着黄卷的藏经阁铁锁生锈。

总要探究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结果，被人说成不是人的人，其实仍是人；被指斥为不是文学的文学，终究是被文学的裁定者们在议论着。

我独不喜欢的是自命不凡，是那种以为唯有自己得了文学三昧而别人皆是混帐的唯我独尊。

二

我不反对抽象，不反对规范，不反对定义。我只是希望能够

平心静气地承认：世界很大，生活的空间很大，对文学的理解也应该相应地宽泛。

大约再没有比文学更宽的天地：

昂扬的在这里呐喊；悲哀的在这里哭泣；强健的在这里奔突；懦弱的在这里躲避；愤怒的在这里咆哮；悒郁的在这里沉思；受伤的在这里呻吟；觉悟的在这里忏悔；清醒的在这里微笑；做梦的在这里呓语；活得潇洒的在这里吟风弄月；日子艰难的在这里长吁短叹；襟怀博大的在这里瞩望人类前途；心胸狭隘的在这里抱怨命乖运蹇；道德家在这里布道说教；浪荡鬼在这里打情骂俏；文雅的在这里浅斟低唱；粗野的在这里唾沫四溅；涉世未深的在这里欢蹦乱跳；看破红尘的在这里故弄玄虚；帝王在这里唱大风；乞丐在这里敲破碗；春风得意的在这里走马观花；怀才不遇的在这里牢骚断肠……人的灵魂能飘移到多么远，文学的天地就有多么远。

大约再没有比文学更窄的天地：

这里容不下太多的势利和太多的虚伪；这里能让投机钻营者找到的缝隙极有限，给官迷和财迷提供的机会少得可怜。即便，它确曾因为权力而扭曲，也确曾打扮得像个娼妓，也确曾成为许多人的晋升之阶，也确曾使许多人的钱袋殷实，但这并不是文学的容忍，而是文学的被践踏。文学很坚硬。文学很软弱。

大约再没有比文学更辉煌的天地：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把酒临风，宠辱皆忘。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以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心去呼唤心，用生命去点燃生命。你把自己献给世界，你同时就拥有了世界。于是你的思想和你的艺术不胫而走；于是你得到无数人的倾慕和崇拜；你的名字被写进堂皇的史册；你的形象被铸成崇高的铜

像。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证明人的价值的实现！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值得向往的人生！

大约再没有比文学更黯淡的天地：

伴你的常是青灯黄卷，阒阒长夜；你总难得食之甘味，睡之深沉，衣着入时；尽管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你不太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侥幸成功，也不太可能在末日到来之前一劳永逸；耕作倾尽血汗，收获却殊难预料。也许你追求了一生，到头才发现是误入了歧途。多的永远是骚动和痛苦，安宁和欢乐则太少太短暂。更何况，你比人多一份明白，也就多了一份忧患；多一份超越，也就多了一份寂寞。

文学也大约不是强者的事业：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些人倘若小日子都过得滋润，恐怕都不见得会“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李煜、李璟曾是一代君主，但他们之留下千古绝唱，却是在做了亡国奴之后。同是皇帝，一生声威煊赫的盛世天子乾隆尽管诗作成千万，诗集也装潢得极尽精美，却没有一首诗能让人读后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李白放逐夜郎，杜甫客死病中，苏东坡研究过太阳充饥法，曹雪芹卖风筝糊口，日子或下场都不怎么样，总之是在命运面前没有一点支配能力。除了文章和名声或能流传，别的什么，都保不了险。所以有“文章憎命达”的感慨，有“文穷而后工”的自慰。因为文人中颇多倒霉蛋。

文学也大约不是弱者的事业：

巴尔扎克宣称：拿破仑用剑改变世界，我用笔！文天祥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金圣叹把儿子叫到跟前，俯耳秘授机宜：花生米与酱干同嚼，有牛肉之味。这是他临被腰斩

之前。同是在临刑前，瞿秋白说：此地甚好。很显然，有着这样的幽默的人，断难说是弱者。

文学也大约不是智者的事业：

寒窗苦读，灯下生涯，使人莫辨晨昏昼夜，不分东西南北，无意春夏秋冬；或有空闲，就埋了头爬格子，柴米油盐价值几何，吃喝拉撒其所何在，或一概不知，或晕头转向，以至使妻儿怨怼，老小侧目；路上独行也罢，扎人堆中也罢，偶一转瞬就入了痴迷，呆呆然如一截树桩，除去心造幻影，余者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此开罪几多远亲近戚、旧欢新知；围棋桥牌神侃海聊自然一筹莫展，快三慢四探戈伦巴更是寸步难移；搞公关不知何时宜笑何时宜哭，走门子不知何时抬头何时低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在证明着自己的生活智能低下如弱智儿童。倘仅止于此，姑妄任之。偏是这种迂夫子，文人做得不怎么样，文人的臭脾气却像那么回事。狷介狂傲，自命清高，真正信了孔老二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故而来官不接，去官不送，更不懂上门拜访，迂回靠拢，及时附和，礼让三先。似此不擅逢迎阿谀、溜须拍马，也就罢了，却往往无视上下尊卑高低贵贱，使有权者觉得似乎无权，欲威者觉得无以显威，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从而收起先前的宠幸抬举之念。不识礼数者则从此断送了大好前程。真是得不偿失，使旁人深为叹息扼腕。

文学也大约不是愚者的事业：

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了解的资本主义比从所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了解的还要多；列宁把托尔斯泰比作俄国革命的镜子；毛泽东称鲁迅为现在时代的圣人。毫无疑问，这一类的文学家，都把他们所处时代的人类智慧发挥到了极限。当然，我们也常常在文学界看到另一类聪明人：他们龙门跳得，狗窦钻得，“革命”走红时，他的调子唱得最高；“大腿”看好时，他的

裤子穿得最少；作家吃香时，他的架子搭得最足；公司时髦时，他的名片印得最快，总之是左右逢源，进退裕如。或削尖脑壳，攀龙附凤，翻斤斗，贴烧饼，拉大旗作虎皮；或搜寻隐私秘闻，编造庸俗故事，以迎合低级趣味；或低三下四，坑蒙哄骗，为借拉赞助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而洋相百出；或上窜下跳，搬弄是非，同行相妒，机关算尽，翻云覆雨，落井下石……凡此种种，聪明是聪明了，做人的廉耻良知却丧失殆尽。然而，这样的人你还不能不认作文人，而且在事实上，他们还往往倍受青睐，风光占尽。对此，正直善良的人们只有叹声“呜呼”了。

鲜花与荆棘丛生；高岸与深谷相连；雄狮与蛆虫并存；江河与泥沙俱下；是天堂，也是地狱；是圣殿，也是秽所；最仁慈，也最残酷；极神秘，也极鄙俗。

生活是复杂的，文学亦如是。

三

我的文学观，可以说即是我的生活观。我写作着，我生活着，我存在着。

这就够了。

倘一定要分出甲乙丙丁，我想大致有以下一些：

首先，是对职业的自信。作家这职业虽然也许并不像一度夸大的那么神圣崇高，但至少我以为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业。需要的是坚韧，执著，脚踏实地地劳作。无须浮躁，无须怨尤，无须“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即得之，患失之。”锣鼓齐鸣，大红大紫自然是好，寂寞地孑孓独行也未尝不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清醒地认识到“一些聪明的年轻人论述当代小说时，从来就不考虑到我……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那些好像提供了某种新技巧的作

家身上”时说,“我对自己的文学地位并不存幻想”,“我并不恨,这是很自然的”。难道有什么比这种献身艺术而不是献身虚荣的旷达更令人欣赏的呢?这些年,熟悉的同行中陆续有人从政、经商,或改营纪实文字获得轰动,或编写通俗故事收入颇丰。我极表祝贺,却毫无羡慕。每个人都有一块独属自己的领地,在我那就是清明安静的小说写作。我在此中获得的愉悦没有任何别的职业可以替代。

其次,坚信文学的力量在于思想。文学始终是一种发现。唯有为思想所照耀,原生的自在的生活材料才有可能发出美学的生气和光辉。对表现对象做不到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也就难以将人的自然属性连同特定的精神超越性一起进入深刻的文化范畴。直观的、模糊的、不受公理化和逻辑论证规则制约的思维方式,不能构成理解自然、理解世界的正确科学理论,也同样最终会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自然,文学界也流行另外一种认识,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是非思想、非感情以至根本非理性的,并且据说这是文学发展的唯一一途。不过,我仍打算我行我素。佛教说,它的经典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意思是最广大的到了顶的智慧。而与之同时,还是大有跟它的自我感觉一样好的宗教在。

第三,明确认识创新意识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必须努力地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艺术思维空间,努力地从事所能发现的角度作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哪怕为此付出无数次失败的代价。过早地停止自己的发展时期,过早地追求所谓成熟,所谓风格的形成,因而拒绝创新,拒绝变化,无异于艺术生命的自杀。

第四,懂得人类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必然伴随着多种文化形态的互相撞击、激荡、交流和融汇。谁也无法做到在事实上完全拒绝属于整个人类的任何优秀文化成果。无疑应该经由广泛的阅读、钻研,从而吸收、借鉴本民族传统及外来文化中的优秀

成分。然而下列作法却是不必效尤的：或仅仅为了引人注目以至寂寞而走马灯似地翻新花样；或蔑视对现实民生的关心，把社会历史精神，世间一切善恶、美丑、真伪乃至一切大众需求（包括审美需求）一概拒之门外，以对所谓“媚俗”的斥责来媚俗，以对一切价值的否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或同时具备着对各类思潮生吞活剥的现代愚蠢和天才般的自负，同乡间土财主一样热心于圈土围子，却又号称自己是“逃离人群”的“超人”。

总之，说人即文学，自是大谬；说文学即人，却是确当的。各种各样的文学见出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文学。

这正是文学的引人入胜之处吧。

目 次

二重奏：文学与人(代自序)	1
---------------------	---

第 一 辑

惊涛(四篇)	1
渡口	49
旧时茅店	56
乡趣	65
下湾洲纪事(三篇)	94
鸭佬王朝	116

第 二 辑

小镇上的将军	209
三个女镇长	228
圣人余自悦正传	249

第 三 辑

马车	284
三十辐共一毂	307
第三者	318
巫山有神女	339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Kiss	363

浮沉	393
当代文学在哪里迷失(代自跋)	439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447

惊 涛

一 宿 怨

傍晚，七里圩终于决口了。

圩子里是被江水分隔在公社之外的整整一个生产大队。尽管这些日子干部们劝说动员得连喉咙都哑了，还是有许多人不肯离开屋场。他们不相信圩堤会破。以老九元为首的几个老头子凑钱扯了两丈红布，做了一面大大的令旗，挂在圩子中央老九元门口的一棵大树上，一天几次焚香叩头，似乎这就是最可靠的保障。

现在，洪水正用最充分的激情，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感激。

公社党委书记带着几条大船在决口外的江面上团团打转，眼睁睁地看着从决口涌进圩子的洪水，一筹莫展。大船无法进入圩子，一条从决口上空横过的十一万伏跨江高压线妨碍了他们。而临时向外地求援调集的汽船和小划子又没有赶到。

就在这个时候，春甫的小机船钻出雨幕和浪谷，出现在江面上。

“靠过来！”公社书记大喊。他想要跟这条船进圩子。

小机船插到了几条大船中间。

“靠过来。”公社书记看着这条略略减速的小船，喊声轻了些。

可是他没有想到，驾驶舱里的春甫在着着实实在在地跟他打了

个照面之后，突然喊了一声：“全侔！”然后，一弓腰打了个满舵，擦着他的船舷，一下就闪了过去。

“混蛋！”公社书记从腰里拔出手枪，把一长串子弹全部射进铅灰色的云层里。

春甫没有回头。

他又开腿，把身子挺得更直了些。枪声那么微弱，沉闷，就像一串受了潮的鞭炮。在巨大的轰轰作响的雨声和涛声里，这样警告显得有些可笑。春甫的脸上浮起一种捉弄过别人的满足和轻蔑神情。他可以想象得出公社书记气得扭歪的脸和发抖的手，想象得出那几条大船上的所有的人那种目瞪口呆的样子。这一切，使他感到一种有些恶毒的快意。他是从几百里的外省赶回来的。在北岸他的船曾被扣住。那里的人让他把船上的货卸下来，去给他们装运护江堤的沙石。他成功地逃走了，只是丢了那船货，损失了好几百块。“你以为我白丢了几百块，是为了来听你的支使么。做梦！”春甫恶狠狠地对窗外啐了一口。

春甫早就希望有个机会，能像现在这样对这些“当官的”公然地表示自己的蔑视。干得漂亮极了：人们需要他的帮助，求他，威胁他，可是他完全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们。

事实上，这种情况应该由这些“当官的”自己负责任。你们平时一心为自己谋私利，到了关键时刻，谁愿意为你们卖命？春甫当过三年兵，并不缺乏服从命令的习惯，但是，一个人要是被伤透了心，那就一心希望报复，也就谈不上什么习惯了。

春甫曾经是一个非常快活的人，那次，他复员回来，穿着一身只洗过几水的军服，背着行李卷，站在大堤上，对堤下几个正撅着屁股割油菜的人高喊：

“喂，老乡，”他用的是悉心模仿了好几年的“北方话”——这是他当兵期间最大的收获之一，“你们在割啥玩意儿呀？”